廿二史劄記

陽湖　趙翼　雲崧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太宗時使皇子蒙哥（今名莽賚扣即憲宗）征欽察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蒙哥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甚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道也進擒八赤蠻囚之八赤蠻曰水退期且至宜早還蒙哥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見憲宗紀）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關渡漢江而北至禹山金完顏合達等拒戰北兵襲之金恒山公武仙一軍殊死鬭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合達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則前有一大澗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

馬滿中矣金史完顏合達傳憲宗卽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師次於河適河冰合以土覆之遂渡憲宗紀世祖時遣伯顏今名巴延伐宋軍至錢塘江觀潮遂駐沙岸杭人方以爲潮至當盡溺乃潮不至者三日伯顏傳可見興王之運山川効靈也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紀綱兼能聽劉秉忠姚樞許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然其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稍變元史紀傳所載可見也中統三年卽以財賦之任委阿合馬興鐵冶增鹽稅小有成效拜平章中書政事又立制國用司以阿合馬領使事已復罷制國用司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

尚書省事奏括天下戸口下至葉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設施專以掊克斂財爲事史天澤安童等爭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勝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鐵木兒於死有秦長卿者欲發其奸反爲所陷斃於獄擢用私人不由部選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據財賦重地並援引奸黨郝禎耿仁等驟陞同列陰與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征斂愈急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天下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戸王著發義憤擊殺之阿合馬之奸始上聞雖命剖棺戮屍而流毒海內已二十年矣阿合馬既死又用盧世榮亦以增多歲入爲能鹽鐵榷酤商税田課凡可以罔利者益務搜括

奏用阿合馬之黨皆列要職凡肆惡二年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盡發其奸始詔誅之未幾又用桑哥再立尚書省改行中書爲行尚書省六部爲尚書六部恃其得君甞拳毆叅政楊寬郭佑及臺吏王良弼皆誣奏至死遂以丞相領尚書兼統制使以沙不丁爲江淮左丞烏馬兒爲叅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佞諛者方爲之請立碑記功桑哥又奏笞監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入省部掾令史皆與抗禮臺綱盡廢銓調內外官宣勅亦付尚書由是以刑爵爲販賣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爲也先帖木兒所劾始伏誅統計帝在位三十餘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爲終始

此其嗜利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自高麗臣服即招諭
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羅繼而有事於南宋攻襄樊攻
涪渝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於閩廣先後凡十餘
年甫訖事又議征日本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
等率兵十萬出海颶風破舟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先
歸盡棄其兵於山島日本兵來凡蒙古高麗人盡殺謂
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其得脫歸僅于闐等三人
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積翁先往招諭爲舟人殺於
途始終不得要領乃止而其時又興安南之役占城之
役緬國之役爪哇之役安南凡三征其國王陳日烜父
子終逃匿不獲最後師還幾爲所邀截從間道始得歸

緬國凡兩征亦喪師七千僅取其成其征占城也舟爲風濤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岸者攻克其木城而國主已逃官軍深入亦爲所截力戰得歸其征爪哇也初至戰屢捷爲所紿遣使入諭其國主殺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領遂旋師統計中統至元三十餘年無歲不用兵當其初視宋爲敵國恐不能必克尚有慎重之意遣使議和及既平宋遂視戰勝攻取爲常事幾欲盡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稱雄於千古甫定域中即規海外初以驕兵圖勝繼以憤兵致敗猶不覺悟思再奮天威迄崩而後止此其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由是二者觀之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土苴外興無名之師殘

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論有一於此即足以喪國亡身乃是時雖民不聊生反者數十百起而終能以次平定蓋興王之運所謂氣盛而物之小大畢浮故恣其所爲而不至傾覆始知三代以下國之興亡全繫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無道者失天下也

按元自太祖起兵滅國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西域至東印度國遇角端始還太宗繼之滅金侵宋西征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逮憲宗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合台征交趾至世祖時用兵已四十餘年世祖即位又攻討三十餘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起朔方本有語無字太祖以來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於漢文則未習也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蠻言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先以畏吾字繙譯進讀再付纂定元貞二年兀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是皆以國書進呈也其散見於他傳者世祖問徐世隆以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傳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書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曾元用奉旨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元明善奉武宗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於政事者乃舉文陞同譯每進一篇帝必稱善虞集在經筵取經史中有益於治道者用國語

漢文兩進讀譯潤之際務爲明白數日乃成　篤馬祖常亦譯皇圖大訓以進（皆見各本傳）是凡進呈文字必皆譯以國書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惟裕宗爲太子時早從姚樞竇默受孝經及長則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李謙宋道等皆長在東宮備諮訪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太子諭令入學伯必即令入蒙古學逾年再見問所讀何書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此可見裕宗之留心學問然未即位薨以後如仁宗最能親儒重道然有人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則其於漢文蓋亦不甚深貫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勳舊罕有留心儒學者世祖時尙書留夢炎

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或爲江淮行省左丞或傳李元禮諫太后不當幸五臺帝大怒令丞相完澤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如小雲石海牙字术魯翀巙巙薩都剌等固當爲翹楚矣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太祖以來無郊廟親祀之禮惟割牲奠馬湩以蒙古巫祝致詞而已世祖始設神主於中書省用樂遣官致祭已從中書省遷神主於聖安寺中統四年始詔建太廟於燕京遷神主奉之而規制未備至元十四年太廟

咸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后玉冊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舉行其以冊來朕躬祀之（本紀）是成宗以前無此禮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號始躬謝太廟而時享尚未親祀至大二年尚書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請以世祖配從之（本紀）然考是年初未有親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事於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舊名拜住）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今四十年來未嘗親享帝悅曰朕能行之乃勅有司定儀制是冬始有事於太廟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崇天門行事至仁宗太

室卽流涕左右感動詔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見本紀及拜珠傳此親祀太廟之始也而南郊仍未親享泰定帝時趙師魯疏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親享卽太廟亦仍不親祭矣本紀及師魯傳文宗至順元年始服大裘袞冕親祀天於南郊順帝至元五年親祼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袞冕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魯閔公爲君時僖公尚爲臣僖公卽位未閔不拜帝乃拜是月亦親祀上帝於南郊本紀統有元一代親祀太廟親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順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世祖定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內者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臺宣慰司使廉訪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皆以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史百官志序）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中書省爲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時以契丹人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宏州人楊惟中繼之楚材子鑄亦爲左丞相（元制尚右）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時惟史天澤以元勳宿望爲中書右丞相仁宗時欲以回回人哈散爲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舊故力辭帝乃以

伯答沙爲右丞相哈散爲左丞相太平本姓賀名惟一順帝欲以爲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惟一固辭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後仕至中書省左丞相終元之世非蒙古而爲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係回回人其漢人止史天澤賀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先有右丞二員而無左後以崔彧言始設左丞故漢人亦得爲之如趙世延本雍古族延祐元年省臣奏參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可見漢人不得居右有參知政事則漢人亦得爲之如王文統李孟與爲平章許衡姚樞張文謙與爲左丞其時亦稱宰執如王文統爲平章實默曰此人心術不正不可爲宰相是也成宗欲以宦者李邦寧爲行省平章辭曰臣宦腐餘生何堪當宰輔之任然中葉後漢人爲之者亦少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始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

心然亦可見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詔也韓元善傳順帝時丞相托克托奏事內庭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俱則雖參用漢人而機密仍不得與也鄭鼎傳鼎子制宜爲樞密院判官車駕幸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人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力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可見樞密屬僚掌權之處漢人亦不得與也御史大夫非國姓不授旣見太平傳而世祖初命程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鉅夫傳可見未下詔以前御史中丞之職漢人亦不得居也中書省分設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設丞相後以和林等處多勳戚行省官輕不足以鎮之乃

設丞相而他處行省遂皆設焉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可見行省中蒙古人之爲長官者雖同列不敢與講鈞禮也成宗本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文宗本紀詔御史臺凡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廁於廉訪司者僅五之一也其各路達嚕噶齊舊名達魯花赤亦以蒙古人爲之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嚕噶齊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爲同知永爲定制其諸王駙馬分地幷令自用達嚕噶齊仁宗始命以流官爲之而諸王駙

馬所用者爲副未幾仍復舊制文宗詔諸王封邑所用達嚕噶齊擇本部識治體者爲之或有嘗濫罪及王相然亦未聞有以漢人爲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國姓之制也

元初州縣多世襲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屬來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襲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襲如石天祿爲征行千戶旣卒子興祖襲千戶劉敏爲郎中年老憲宗命其子世亨襲其職譚澄父資爲元帥因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又襲職蔡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舊名忙古台）襲萬戶趙黑梓以

門功襲元帥職段直以所屬鄉社來降命為潞州長官世襲洪茶邱為高麗軍民總管其子萬小襲職仍佩其父虎符是也然此法可行於朔漠而中原則必用流官故世祖時廉希憲疏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宋子貞亦疏言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不堪命姚樞亦疏言今當慎銓選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於是始議行遷轉法至元二年遂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侯置牧守先是邢州河南陝西乃世祖為皇太弟時所封地因姚樞等言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選人以居職始有吏治固已行

之有效故至是因希憲等言遂改世襲舊制也又元初百官皆無俸祿陳祐傳中統時百官未給俸多貪暴祐獨能以清慎稱至是姚樞又疏奏當班爵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宋子貞亦疏請給俸祿定職田乃從之後崔彧又奏乞將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於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職田之收此又百官給祿之始也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遣宋子貞耶律鑄至山東遷調所部官（子貞傳）及平宋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就便銓注等又詔雲南省所轄州縣官依福建兩

廣例省臺委官銓選以名姓閒𨽻給授宣勑此各行省
自選之制也立法之始省選公明量才授職多得其人
故李穀謂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
選李穀傳蓋是時中簡之缺仍歸部選而繁劇者聽外省遷
調故部選轉不如省選之量能而授也其後以省選多
弊乃有遣使監選之例成宗初命中書省遣使監雲南
四川海北海南廣西兩江廣東福建六品以下選文宗
時敕中書省御史臺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
諸行省遷調三品以下官則并及于三品大員矣順帝
時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缺官宜遣人與
各行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遷

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福建等處亦依此例從之則併隣省通融遷調亦委之監選者矣

元代專用交鈔

交鈔之起本南宋紹興初造此以召募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較銅錢易賫民頗便之稍有滯礙仍用現錢尚存子母相權之意（元史劉宣傳）金章宗時亦以交鈔與錢並行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而國用亦窮（耶律楚材傳）此鈔之極弊也（按金章宗始用鈔宣宗先用貞祐寶券未幾積輕又製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千貫哀宗時更造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鈔世祖中統元年又造中統元寳交鈔據食貨志其法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

並從絲例鈔之文以十計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以貫計者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二貫準白銀一兩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抵中統鈔五貫武宗時又造至大銀鈔後廢不行終元之世常用中統至元二鈔每年印造之數自數十萬至數百萬不等亦見食貨志鈔雖以錢爲文而元代實未嘗鑄錢也武宗時曾行錢法立泉貨監領之仁宗以鼓鑄弗給仍廢故有元一代專用鈔其所以能行用者各路立平準行用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

貫五分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銀者可赴庫換鈔有鈔者亦可赴庫換金銀也又立回易庫凡鈔之昏爛者許就庫倒換新鈔增工墨費每貫三分換存之昏鈔則解部焚燒隸行省者行省委官監燒之是鈔之敝壞者可赴庫易新鈔也至元四年世祖詔諸路民間包銀聽以鈔輸納惟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以鈔輸中書省臣又奏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曰可是丁錢田賦皆可以鈔納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鈔虛而物實虛者積輕勢所必然故趙孟頫言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已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

元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矣今就元史各傳參核之盧世榮以鈔虛閉回易庫鈔有出無入民間昏鈔遂不可行其後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率以應燒昏鈔指爲僞鈔使管庫官吏誣服（見許有壬[illegible][illegible]傳）由是回易庫不敢以新鈔易昏鈔（張養浩傳民持昏鈔赴庫倒換者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而民間所存昏鈔又不能納賦稅易貨物於是遂成廢紙矣且板紙印造尤易滋僞鉛山多造僞鈔者有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遂致大富是利權且歸於奸民矣（林興祖傳）又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人財物官吏聽其謀株連者數千百家（黃溍傳）是刑罰亦由此日繁矣古者以米絹爲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銀錢

已謂之虛乃又欲以紙鈔代之虛中之虛其能行之無弊哉然有元之代民間究以何市易按至元中江淮頒行鈔法廢宋銅錢後又數拘歷代錢餘銅聽民自用然胡長孺傳台州歲饑宜慰司脫歡斂富民錢一百五十萬備賑是朝廷雖禁錢而民間自用錢也盧世榮傳立平準庫禁民間以金銀私相買賣世祖詔金銀乃民間通用之物今後聽民從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銀也既造交鈔欲其流通則賦稅不得不收鈔而民間自用金銀則實者常在下而虛者常在上於國計亦何補哉

明太祖亦造寶鈔慮其不行禁民間毋得以金銀銅錢交易犯者罪至死首告者卽以所告之物賞之而鈔仍不行永樂中又詔計戶口食鹽納鈔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笞杖等罪輸鈔納贖市肆門攤收鈔果園及船車等稅納鈔皆欲以通鈔而鈔卒不行則又為阻壞鈔法之罪至全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元年黃

輸奏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一兩當鈔千餘貫

按宋史蔣偕傳朝廷募民入粟於邊增直給券俾赴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是北宋已有交子之法而范鎮疏言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榷貨不即與鈔久而鬻之十纔六七則是時已有留難之弊高宗南渡後置行在交子務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行用已而日益賤隆興二年陳良祐疏言其弊請發內帑以舒民病孝宗乃出白金收換交子亦名會子並收銅板勿印造未幾戶部又請造五百萬自後歲有加增黃疇若疏言民所得會子折閱日甚州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不得一錢時因鈔

法告訐繁興眞德秀疏言或一夫坐罪而并籍兄弟之財或屬陌四鏹而没入千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視產高下分配民藏楮鬻田宅以受劵雖大家不得免是南宋交子之弊亦不減於金也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金史宗翰等破汴京宋徽欽二帝出降金太宗即詔廢二帝爲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餘人及宗族三千餘人北去既至上京令二帝以素服見太廟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遷之於韓州給田十五頃俾耕以自食未幾又遷鶻里改路趙氏疎族亦多徙上京徽宗薨後金熙宗皇統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欽

宗封天水郡公欽宗又奏乞本品俸乃詔賙濟之尋又給天水郡王子姪婿及天水郡公子俸是皇統以前俸亦不給也海陵篡立又殺趙氏子男百三十餘人世宗始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又葬天水郡王被害子孫於河南祖塋其親族在中都被害者葬於城北咸平被害者葬於本處梁肅奏天水郡公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其養濟按二帝徙韓州嗣濮王仲理等尚在燕京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多此即所謂遠族也是二帝之子孫近族皆已被殺無遺也昏庸失國豈命僅言邪其僇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過矣元世祖之平宋也按塔哈（舊史名阿塔海）等入宋宮宣詔至免繫頸牽

羊之禮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活汝當謝恩宋主拜畢毋子皆肩輿出宫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至病愈始北行宋主至上都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國公此元史本紀所載也而說郛及汪元量所記宋主至通州世祖命賜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後赴上都又全太后及宮嬪等在大都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他物稱是宋遺民錄又載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而學佛於土蕃此已見世祖之寬厚然猶曰野史所載未可盡信也元史后妃傳宋全太后至京不習風土世祖后

爲奏請回江南帝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愛之特加存䘏可耳后乃益厚待之是帝之所以保護者更深矣至元十九年有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揭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帝疑之然僅遷瀛國及宋宗室於上都而未嘗加害也謝太后薨以其貲產隸中宮可見未薨以前猶未收其貲產也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免征其租張珪亦奏亡宋舊業勿征賦役從之是全后母子私產聽其永爲世業也文宗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又

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言不必予直帝不許可見全后母子田產常留給其子孫至是始收之而猶必給以價不强奪也順帝時始因脫脫之請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田產賜樞密使僧格失里（舊史名桑哥失里）文宗已市全后母子田而完普尙別有田產至是始奪之至正十二年御史言蘄盜多引亡宋爲口實宜以和尙趙完普及親族徙沙州從之是雖奪其田產而猶終保全之也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趙和尙自稱福王子廣王作亂伏誅亦未嘗罪及宋宗室也至於宋之親族亦待以優禮福王與芮隨宋主來歸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詔與芮家貲之在

江南者贄至京給之旋以與芮子孟桂襲封平原郡公趙與票在鄂州降伯顏薦於世祖以幅巾深衣入見帝即賜翰林待制賜鈔萬貫歲給其妻子衣糧與票既老成宗猶官其子孟賓以終養是不惟待瀛國公有終始即待宋之宗室亦多存郵也報應之說固屬渺茫然宋太祖削平諸國未嘗殺一降王其後以天下授太宗約兄弟相傳仍及於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傳其子孫厥後汴京之亡遭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孫也高宗南渡以太祖之後爲嗣及臨安之亡則獨免屠戮之慘冥冥中似有司其契者金之待宋既酷其後蒙古與而金亦遷汴崔立之變劫后妃宗族降元宮車三十七兩促赴

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餘戶在道艱苦更甚於徽欽之時（節要傳）金自海陵篡後殺太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孫已無噍類其隨宣宗入汴者惟太祖世宗子孫又遭此播遷元太宗詔除完顏一族外餘皆赦免則不赦者完顏氏也然則金源後裔存者有幾而元順帝遁歸沙漠後子孫猶雄長於邊外數百年君子觀於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徵也

元時選秀女之制

後漢書皇后紀序云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廷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相法者載入後宮擇視可否

乃用登御晉武帝博選良家女充後宮使楊后揀選名家盛族之女多敗衣瘁貌以避此選胡貴嬪名芳初入選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是選女之制漢晉常有之輟耕錄載後至元丁丑民間訛言採秀女一時童男女婚嫁殆盡此雖是訛言然必非無因蓋元初本有此制耶律楚材傳太宗時托歡（傳作脫歡）請選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擇美女二十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恐擾民乃止（耶律楚材傳）世祖時耶律鑄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時害民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從之（耶律鑄傳）後又以御史中丞崔彧言并罷之各路選室女輟耕錄所記

後至元則順帝時事也或世祖雖罷而累朝尚間行之耳元時并有選高麗女之例文宗以宮中高麗女不顏帖你賜丞相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高麗王請割國中田以為貲奩順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麗女選入宮有寵遂進為后而其時選擇未已臺臣言國初高麗首先效順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媵妾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明永樂中高麗猶有貢女之例成祖有妃權氏即高麗人也後封賢妃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江蘇田糧之重明史周忱傳謂明祖平張士誠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又惡富民豪并亦沒入其田皆謂

之官田按其租籍征之故蘇賦比他處獨重官田糧至二百六十萬石民田糧僅十五萬石今檢宋元二史究其由來大概明祖所籍僞吳勳戚之田即元代所賜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賜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內府莊田及賈似道創議所買之公田也宋史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黃疇若奏以其萬畝庄等田并及其他權倖沒入之田皆隸焉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後理宗又詔華亭奉宸庄亦助邊費景定四年陳堯道曹孝慶等倡議買公田賈似道主之平江江陰安吉常州鎮江六郡共買

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德祐元年又以闊貴妃集慶寺田賈貴妃演福寺田皆入安邊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別領於官其賞賜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鄭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於途賜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瑚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丑驢荅剌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百頃又以故平章黑驢平江田三百頃賜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又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又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雅克特穆爾又奏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臣願增

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舊名撒敦）順
帝以完者鐵木兒蘇州田二百頃賜郯王徹徹禿又賜
公主不荅昔你平江田五十頃此皆見於元史本紀及
各本傳者使本非官田而欲奪民産以賜元政雖不綱
亦未必至此可見皆宋末官田平宋後仍入於官故得
任意賞賜觀文宗所賜雅克特穆爾者曰平江官地賜
魯國大長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盆卯田已在官也元時
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籍
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浙財賦府又籍朱國珍
管明等田以賜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領所又有撥賜
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并白雲宗僧田

皆不隸州縣此又元時所增官田也及張士誠據吳其平章太尉等皆負販小人以殖產爲務凡元朝官田自必盡取而估爲莊田明祖破平江後遂盡籍之又以姑蘇民爲士誠守凡諸豪族之田亦籍之幷及富民沈萬三等皆以其租簿爲糧額其後又有撥賜公侯駙馬莊田因事故還官者又按其租簿征之是以官田益多而糧亦益重也然則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來出重賦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時已知糧額太重洪武七年詔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詔減十之二建文二年詔蘇松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爲定則今悉與減免畝毋過一斗然雖有此詔永樂登極仍

革除之又遵太祖遺法也宣德五年又詔每畝納糧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十之三正統元年又詔四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減作一斗本朝又屢有恩蠲每畝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按元史雅克特穆爾所奏五百頃出應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則當時官糧正額每畝亦祗一斗五升其以所得餘米賸薩敦則官賦外之私租也以今糧額較之與元時一斗五升之正額約略相同而此外無橫征之賦民之生於今者何其幸也

按元史張珪疏言累朝以官田手賜諸王公主駙馬

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庄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賣以歸官司交償農民違窮今請田租令民輸之有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帝不從可見元時賜田之害民不堪命矣

色目人隨便居住

塔喇齊(舊名塔里赤)本康里人其父從太祖南征至洛陽得白樂天故址遂家焉沙全世居沙漠其父從太祖平金戍河南遂家於柳泉徹爾(舊名徹徹)本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察罕西域人其父

官河東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鯢里海牙世居別失八里其祖八剌赤始徙真定抄思奈曼乃蠻部人後家于大名虎都鐵木祿本合魯氏後家于南陽囊加歹乃蠻人仁宗以其家河南授河南行省平章事察罕特穆爾舊名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其先隨元軍收河南遂家潁州之沈邱其父阿爾溫其甥庫庫特穆爾明史擴廓帖木兒猶仍其本俗名哈台布哈舊名泰不華本伯牙吾氏父仕台州錄事遂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父官廬州遂家于廬皆見各本傳又有與漢人爲姻者成宗時御史臺言行省官久任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本紀南昌富民伍真父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見虞集傳也延布哈

德濟舊名伯顏不花的斤之母鮮于氏乃太常典簿鮮于侁之女也見忠義傳又蒙古色目人居外省者即可在外省鄉試如台哈布哈中江浙鄉試第一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試江浙鄉闈右榜第一是也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賈塔爾琿舊名賈塔剌渾本冀州人張巴圖舊名張拔都本平昌人劉哈喇布哈舊名劉哈剌不花本江西人楊朵爾濟舊名楊朵兒只及邁里古思皆寧夏人崔彧弘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兒賈塔爾琿之孫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習蒙古俗也蓋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張榮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兀速赤劉敏太祖賜名玉出干

其子世亨憲宗賜名塔塔兒次子世濟又賜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賜名蒙古台邸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弟浹亦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以大興人賈實喇（舊作賈塔剌）多鬚而黃遂賜今名其後實喇孫亦名虎林赤蓋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賜名劉思敬賜名哈八兒播州土官楊漢英賜名楊賽音布哈（舊名賽因不花）王實喇（舊名昔剌）保定人賜名實喇巴圖（舊作昔剌拔都）張惠新繁人賜名兀魯忽訥特許辰曲沃人賜名忽魯火孫燕公楠賜名囊家特（舊作囊加帶）并有一賜再賜者劉哈喇巴圖爾（舊名劉哈剌八都魯）本河東人初賜名哈剌斡脫赤後以功又賜名察罕斡脫赤最後又賜今名自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爲榮故

雖非賜者亦多彷之且元制本聽漢人學蒙古語本紀至元九年和禮霍孫奏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用畏吾字詔自今凡詔令皆用蒙古字仍遣百官子弟入學又趙璧傳帝命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又勅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奏之本傳 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請詔書用漢字帝命以蒙古語詔河南漢語詔福建本紀 又程鉅夫傳時詔令皆用蒙古字帝遣鉅夫求賢於江浙獨用漢字書詔可見是時詔令多用蒙古語若非民間多通習豈可以此詔之也至元六年以帝師帕克斯巴舊名八思巴所創蒙古新字凡降詔皆用之而各以其國字副之紀事本末 秦

起宗傳會立蒙古學起宗學之輒成順帝至元中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字書本紀許有壬力爭止之有壬傳此尤是漢人通習國語之明証惟其通習故漢人多有以蒙古語爲名者亦一時風會使然也金則國族人多有漢名元則漢人多有蒙古名兩代習尚各不同蓋金自太祖開國其與遼往復書詞卽募有才學者爲之已重漢文至熙宗以後無有不通漢文者熙宗嘗讀尚書及夜觀遼史自恨少時失學海陵才思雄橫章宗詞藻綿麗至今猶傳播人口有元一代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爲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然後便於奏對故人多學之旣學之則卽以爲名耳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

元初起兵朔漠專以畜牧爲業故諸將多掠人戶爲奴課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爲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爲牧場者耶律楚材當國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立法未嘗不嚴然諸將恃功牟利迄不衰止而尤莫甚於阿爾哈雅（舊名阿里海牙）豪占之多張雄飛傳阿爾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收其租賦有司莫敢問雄飛爲宣撫司奏之乃詔還籍爲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爲民十九年御史臺

又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宋子貞又以阿爾哈雅所庇逃民千人淸出屯田可見其所佔之戶以千萬計蓋自破襄樊後巴延領大兵趨杭州留阿爾哈雅平湖廣之未附者兵權在握乘勢營私故恣行俘掠且庇逃民占降民無不據爲己有遂至如此之多也他如宋子貞傳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言於嚴實乃罷歸州縣張德輝傳兵後孱民依庇豪右歲久掩爲家奴德輝爲河南宣撫使悉遣爲民雷膺傳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强籍新民爲奴隸雷膺爲湖北提刑按察使出令還爲民者數千王

利用傳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民數百戸爲奴利用爲提刑按察出之袁裕傳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爲奴裕出之爲民此皆散見于各傳者也兵火之餘遍地塗炭民之生於是時者何以爲生耶

元杖罪以七爲斷

元時笞杖之罪多以七爲數至元中史弼征瓜哇坐失亡多杖一十七成宗時臺臣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計五千三百緡准律杖一百七不敘文宗初以縉山民引王禪爲寇藁誅其爲首者餘皆杖一百七籍其家妻子分賜守關將士又以阿乞剌等拒命杖一百七流遠方龔壽特以妄言惑衆杖一百七禁錮之也先捏

兵興時俘掠子女貨財杖一百七累朝舊邸奏人有詔汰去私置者怯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中書平章速速專肆貪淫兩經杖斷一百七徹里帖木兒坐出怨言杖一百七宦者拜住侍皇太子疹疾飲食不時以酥拭其眼鼻杖一百七撒里不花巫蠱案內當死者杖一百七御史大夫脫脫告病未奉旨輒去職杖六十七御史臺言官吏令家人受財罪止杖四十七緣此犯法者愈多又王克敬傳吏部有履歷當陞吏故抑之者爲其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何得不陞蓋其時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見

刑法志又按至元三十九年令省臺定贓罪十三等枉法者五自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起至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不枉法者八自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起至三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元制笞杖以七爲計蓋十減爲七也）

元季風雅相尙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尙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饒介爲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白金一鎰（見明史文苑傳）然此猶仕宦者之提倡也貢酸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

拱璧（元史小傳[illegible]）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臯羽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見懷麓堂詩話）。松江呂璜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見四友齋叢說）。又顧仲瑛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咏，聲光映蔽江表（見元詩選）。此皆林下之人揚風扢雅，而聲氣所届，希風附響者如恐不及，其他以名園別墅、書畫古玩相尚者，更不一而足。如倪元鎮之清閟閣，楊竹西之不礙雲山樓，花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至今猶有豔稱之者。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

弁髦乃搢紳之徒風流相尙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歎于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歟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元代不重儒術延祐中始設科取士順帝時又停二科始復其時所謂進士者已屬積輕之勢矣然末年仗節死義者乃多在進士出身之人如余闕元統元年進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齊元統元年進士爲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江死於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於賊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濟州死

於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被害孫撝至正二年進士討張士誠戰死周鏜泰定四年進士歸瀏陽遇賊被殺聶炳元統元年進士守荊門與賊兪君正戰死劉耕孫至順元年進士守寧國與賊瑣南班戰死綽羅丑閭元統元年進士守安陸與賊曾法興戰死彭庭堅至正四年進士鎮建寧部下岳煥反被害布延布哈舊名普顏不花至正五年進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浮海北歸遇倭船不屈死穆爾古蘇舊名邁里古思至正十四年進士官紹興欲討方國珍爲拜住哥殺死皆見元史各本傳諸人可謂不負科名者哉而國家設科取士亦不徒矣

一母生數帝

前代有一母生數帝者陔餘叢考所載尚未備今更詳錄於此晉庾后生成帝康帝章太妃生哀帝廢帝陳后生安帝恭帝北齊婁后生文襄文宣孝昭武成七追諡之帝三及身爲帝唐武后生中宗睿宗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史太祖后述律氏生長子背（舊作倍）封東丹國爲人皇王後追諡義宗次子德光即皇帝位是爲太宗幼子爾呼（舊作李胡）後亦追諡章肅皇帝是一母生三帝一及身爲帝二追尊之帝也金史景祖后唐古氏（舊作唐括氏）生和哩布是爲世祖頗拉淑是爲肅宗英格是爲穆宗此猶是追尊之帝而世祖后納喇氏（舊作拏懶氏）生烏雅舒是爲康宗

阿固達是爲太祖烏奇邁是爲太宗烏雅舒猶是追尊之帝太祖太宗則創業之君及身有天下是一母生三帝一追尊之帝二創業之帝也又檢元史此事尤多太祖第四子圖類（舊名拖雷）之妃唆魯帖尼（後追諡莊聖皇后）生二子長莽賚扣（舊名蒙哥）是爲憲宗次呼必賚（舊名忽必烈）是爲世祖又世祖太子珍戩（舊名眞金後追諡裕宗）之第二子達爾瑪巴拉（舊名達剌麻八剌）其妃答吉（後追諡[illegible]聖皇后）生二子長日哈尚（舊名海山）是爲武宗次阿裕爾巴里巴特剌（舊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是爲仁宗是皆一母生二帝也他如太祖光獻后生烏格台（舊名窩闊台）是爲太宗又生圖類雖未爲帝後以子莽賚扣登極追尊曰睿宗是亦一母生二帝又珍戩之妃鴻吉哩氏生特穆爾（舊名鐵木兒）是爲成宗而其長

子噶瑪拉（舊作甘麻剌）雖未爲帝後以子伊蘇特穆爾（舊作也孫鐵木兒）入繼大統是爲泰定帝追尊噶瑪拉爲顯宗又次子達爾瑪巴拉亦未爲帝後以子武宗仁宗登極亦追尊達爾瑪巴拉爲順宗是鴻吉哩氏生三子及身爲帝者一死後謚帝者二日一母生三帝矣至如明宗文宗雖皆武宗子而明宗母伊奇哩氏（舊作亦乞烈氏）文宗母唐古氏（舊作唐兀氏）實不同母寧宗順帝雖皆明宗子而寧宗母班布爾實（舊作八不沙）順帝母瑪勒岱（舊名邁來的）亦不同母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金初制度未立其襲位也多兄弟叔姪互相傳襲太宗熙宗亦以安班貝勒（舊名諳班勃極烈）嗣位安班貝勒者最尊官也

然太宗以弟繼兄熙宗以從孫繼叔祖皆未嘗立爲皇太子也熙宗始立子濟安爲皇太子未幾薨海陵立子光英爲皇太子海陵被弑光英亦遇害世宗先立允恭爲皇太子未卽位薨（世祖曰朕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乃立其子璟爲皇太孫）衛紹王立子從恪爲皇太子紹王被弑從恪亦禁錮二十餘年汴京之變崔立立爲梁王降元被殺於青城宣宗立子守忠爲皇太子三年薨後又立子守緒爲皇太子是爲哀宗竟亡國統計金源所立皇太子竟無一享國者元自太祖以下皆未立皇太子至世祖始立珍戩爲皇太子未卽位薨仁宗立英宗爲皇太子卽位後被弑於南坡泰定帝立子喇實晉巴（舊名阿速吉八）爲皇太子甫登極卽被廢文

宗立子喇特訥達喇(舊名阿剌忒訥答剌)為皇太子未幾順帝立愛裕實哩達喇(舊名愛猷識里達臘)為皇太子未即位國亡有元一代所立皇太子亦無一享國者皆事之不可解者也惟元武宗立弟仁宗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為皇太子後俱為帝以弟稱子轉得享國尤屬異聞

弟為皇太子叔母為太皇太后

武宗立弟仁宗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為皇太子蓋以皇太子為繼體儲君之名號不論輩行也然以弟稱子名之不正莫此為甚順帝以從母(文宗后布達實哩舊名卜荅失里)援立之恩極欲尊奉先尊為皇太后繼又尊為太皇太后以叔母而奉以祖母之稱尤可笑也當時許有壬力諫不聽

後又追究明宗被害之故遷怒於后安置東安州以死始則尊之以非禮後則生之以非罪衰朝荒主顛倒妄行固無足責矣

庚申帝

世傳元順帝爲宋德祐帝之子其見于記載者程克勤宋遺民錄謂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處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權衡庚申帝大事記謂瀛國公降後爲僧白塔寺中後徙甘州有趙王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男明宗周王和世㻋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

訪知其故因求爲子並載其母歸袁忠徹符臺外集謂瀛國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爲妻（元史作邁來迪）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西湖志餘謂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以馬尾縫眼旣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時有人作十七字詩嘲集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學士）庚申外史謂順帝時尚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托克托（舊史名脫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余應撰合尊大師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君尚

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惝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以上皆野史所載未必可盡信然元史本紀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詔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以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

是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皇后布達實理（按史作卜荅失里）尊立明宗次子寧宗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遺民錄等書所載未必無因也按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於土番年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計其年歲亦不懸殊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何妨畧見其出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

守節絕域

元史伊勒默色（舊名月里麻思）使宋被囚於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使於海都亦被畱二十八年乃歸俱見各本傳

郝經昔班帖木兒

奇聞駭見之事流傳已久在古未必眞而後人仿之竟有實有其事者蘇武雁書事本烏有特常惠敎漢使者謂天子射上林得武繫帛書於雁足使匈奴不得匿武耳而元時郝經使宋被拘於眞州日久買一雁題帛書繫其足放去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進世祖其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獲者

弗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後經竟得歸國卒於途是蘇武鴈書之事虛而郝經鴈書之事實也程嬰公孫杵臼存趙氏孤之事本史記采無稽之談以新聽聞未必實有其事也而元順帝時有昔班帖木兒者在趙王位下其妻嘗保育趙王後部落滅里叛欲殺趙王昔班帖木兒與妻謀以巳子觀音奴服王服居宮內夜半夫妻二人衛趙王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奴而趙王得免事聞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其妻剌八哈敦雲中郡夫人觀音奴亦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其門是嬰杵臼存趙氏孤之事猶虛而昔班帖木兒夫妻存趙王之事實也元史各有傳郝經事入猶

或知之昔班帖木兒事則鮮知者故摘書於此按宋史陳延賡在褓時遭其父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賡死劉氏行丐抱延賡至京師還其祖從益此又與嬰杵臼之事相類而出於一婦人尤爲難

元初用兩國狀元

王鶚本金正大元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仕至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元將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家後薦於世祖擢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宋留夢炎本淳祐四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咸淳中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又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國亡遁去入元亦爲翰林學士承旨是兩國狀元俱爲元所用也

縱囚

縱囚事已見陔餘叢考今又得數事後漢書戴封傳封爲西華令有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三國志賈逵傳曹操征蜀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究重者一人餘皆放之此則竟行縱遣不復治罪者晉書范廣傳廣爲堂邑令劉榮坐劾當死家有老母廣聽歸省榮如期而返縣堂失火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又喬智明傳智明爲隆慮令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而身無子智明憫之令其妻入獄并陰縱之或勸之逃兌曰有君如此何忍累之宋史戚綸傳綸知太和縣每歲時必與獄囚約放歸祀其先皆如期返元史本紀世祖至

元十年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踈放限八月內至大都者赦之至期凡赦死罪二十二人（亦見王磐傳）陳天祥知壽昌府冬至日放囚還家約三日來歸獄囚如期至乃白宣慰司盡縱之（陳天祥傳）

元封乳母及其夫

乳母之貴無有過於元魏者蓋魏制子爲皇太子其母必先賜死故登極後反以乳母爲保太后其崇奉與皇太后無二也唐哀帝封㚷婆楊氏號昭儀王氏郡夫人中書奏乳母古無封夫人及內職之例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爲山陽君安帝以乳母王氏爲野王君當時朝議已非之今宜賜楊氏號安聖君王氏號福聖君第二王

氏號康聖君是唐制乳母之封尙有限制元代則不惟乳母封夫人并其夫亦得封世祖封皇子燕王乳母趙氏爲幽國夫人其夫鞏德祿封德育公成宗封乳母楊氏爲趙國安翼夫人武宗封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家奴開府儀同三司仁宗封乳母夫楊德榮爲雲國公英宗封乳母忽禿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來定襄郡王謚忠愍（以上皆見本紀）文宗封乳母夫爲營郡王（[illegible]）哈瑪爾（舊哈麻）母爲寧宗乳母故其父闊闊（舊作[illegible]）封冀國公加太尉（[illegible]）

安南王居漢陽

至元二十八年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遁日烜弟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妻子來降詔封爲安南國王賜符印居於

漢陽二十七年入覲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初召稷又入朝謂臣自世祖時來歸賜漢陽田五百頃俾終餘年今臣年垂七十而有司拘臣田執食無所帝亟命還其田天歷二年卒文宗賜諡忠懿

老爺同寅臬司

世呼官長曰老爺稱同僚曰同寅按察使曰臬司其來已久然不見於記載惟元史董摶霄傳摶霄嘗於南皮毛貴兵猝至問摶霄曰汝爲誰荅曰我董老爺也遂被殺此老爺之見於正史者也宋元祐中除呂公著右僕射制詞云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予沖人遂同寅於政路南宋慶元中余端禮除右丞相制詞云迨予嗣

匯之初尤藉同寅之助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敬云爾非以稱同官也及黃震謝黃提舉啓有云托於老以旁詢賴同寅而再葺又宋史趙希懌傳韓侂胄敗後同寅有坐侂胄黨者諸司莫敢舉希懌獨舉之此則以同寅屬同官而宋時已有此稱元史商挺傳帝謂挺曰卿在關中有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中有阻卿者耶又拜降傳同寅有貪穢者拜降抗章劾之此同寅之見于正史者也宋史李韶傳韶父文饒爲司理參軍嘗曰吾司臬多陰德後當有興者孫子秀傳提點浙西刑獄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司臬事是刑官稱司臬亦起於南宋又元史伊克台伊爾丹傳（舊作奕赫抵雅爾丁）爲建

廉道廉訪使始視事有獄具陳庭下皆前官創制者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何用此也此臬司之見於正史者也元史朶兒只傳朶兒只年少篤學士同貢師郭貫等諸老皆器重之

牛腹療重傷

布扎爾舊名布智兒從征回回身中數矢悶絕太祖命剖一牛納布扎爾于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郭寶玉從討契丹遺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納其中少頃乃蘇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砲墜城下矢又貫胸氣垂絕巴延命剖水牛腹納其中乃活俱見各本傳謝睦歡從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拔其矢刳牛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見謝仲溫傳此蒙古治重傷法蓋借生氣

以續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長生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開肉鍔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歐五代史萇從蕳中流矢鏃入骨工無良藥欲鑿其骨出之從蕳便令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蕳趣之左右皆若不勝其苦而從蕳自若元史張榮爲流矢貫指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額而拔出之神色自若趙賁喇（舊名趙匣剌）與宋兵戰鏃入右肩不出主將取死囚封其肩視骨節知淺深可出即爲鑿其創拔鏃出之賁喇神色不動俱見各本傳

牛皮船

元史石抹按只攻宋敘州江不得渡乃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奪其渡口又宋兵屯萬州汪世顯從上流鼓革舟襲破之俱見各本傳

彌勒佛謠言

順帝至正十一年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賊蠭起遂至國亡然此謠不自至正中起也順帝至元三年汝寧獻所獲棒胡有彌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而泰定帝時又先有息州民趙丑斯郭菩薩等倡妖言謂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河南行省鞫治之是彌勒佛之謠已久播民間矣蓋亂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旨法令玩

弛之所致也

賈魯治河

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於河間爲患者凡七八年會脫脫爲相專任賈魯治之十一年四月詔發民夫十五萬軍二萬以是月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復故道其勞績具見歐陽元所著河平碑凡疏濬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法至今治河者猶莫不遵用其心力之專精可謂至矣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爲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爲但救之於既潰決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也河之所

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於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爲之障束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竝用亦非兩役竝興也兩河竝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竝興則騷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啓民之亂所謂開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濬南河屆期

驅黃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年亦預濬北河屆期再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即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稭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歲歲修防年年堵築正如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病終不去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即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修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於橫流何如爲此經久無患之

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旣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豈南方之地從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迺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又或謂挽使北流將不利於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函還草壩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

衆毀黃水北去南莊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汶濟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碍於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於濱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於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遄行此北路之無碍漕運也區區之見頗自謂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當有一勞永逸之利耳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史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叙事簡括稍爲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爲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尙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眞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廹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他不具論自魏收李延壽以子孫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譜一傳中有數十百年事閱一傳即須檢數朝之史宋子京以爲

簡要其實轉滋瞀惑明史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酌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即附本傳此彷史記漢書之例以敘功臣世次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世爲將此又是一例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而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爲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愼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淵先敘於其子何喬新傳首劉仁宅先敘於其子劉大夏傳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傳後附其子廷機及孫子燫許進傳後附其子誥讚詞論等此以子附父也否則如楊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戰功則御蕃可附肇基傳矣而以其功在登萊則寧附於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

通者徐壽輝僭號稱帝應列群雄傳而以其不久為陳友諒所殺則幷入友諒傳而壽輝不另傳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為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應入方技傳而以其藉此邀寵則另入佞倖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自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為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即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

一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事者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并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為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并入崇煥傳內此又編纂之得當也而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

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則篇幅太冗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肇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各爲立傳而其他旌表者數十百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竟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諸人名姓仍得見於

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許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維垣獨缺則以此二人本閹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為之附傳此則附傳中又自有區別益以見修史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雖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盡其曲折執筆者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此明史一書實為近代諸史所不及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縉傳李仕魯疏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何韓信仕魯傳此二疏係奏帝御覽必係當日實情則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嫌猜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復稍著微詞也又如草木子載宋訥以元臣降為國子祭酒嚴

刻以稱上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驗視乃斂其酷甚於周興來俊臣云而明史詠傳絕不及之但謂其次子復祖爲司業誡諸生守詠規違者罪至死而已又如張輔之死據庚巳編謂輔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難逃歸與家人訣而縊死於先墓今輔本傳則但謂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絕不及逃歸自縊之事蓋諱以嚴重立教最有師法輔四朝勳德白首無間言故各著其所優而小疵在所略也又如楊廷和之入閣雙岐雜記謂由劉瑾之力而本傳絕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小誤奪其俸二級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與瑾忤矣于謙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謙

傳但謂曹石之誣而事之眞僞傳中不暇襮析則於襄王瞻墡傳見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國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閣中然後知非謙等當景帝不豫時取符也則謙之寃自不辨而白矣熹宗懿安張后國變時生死傳聞未確故　本朝定鼎但爲崇禎帝及周后發喪成禮而張后獨缺蓋其時有傳張后未死者時有自稱宮監夏監云國變時后出宮爲李賊虜下劉宗敏所得劉不敢有事后無失禮及我朝兵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體面后遂縊死　本朝實錄順治五年聞有天津女子自稱張后聚衆擾害又陳王琪作僞者尚不許傳數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熹宗妃任氏出宮爲少年所得年餘恨其投且誣任氏怒自稱我張后也朝議爲此閹者不敢隱遂送官承審獨戮之又不敢明正其僞故鄭典不及至修史時則本紀據陳王琪所傳大書國變時張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巖保護懿安皇后令自

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蔑尤見書法之不苟矣又胡世寧從勦江西賊王浩八等招降東鄉賊爲新兵已而復叛事見陳金傳而世寧傳不載徐階當國爲講學會張岳疏詆之謂講學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事見岳傳而階傳不載隴川用兵鄧子龍不能馭軍因餉稍緩大譟作亂鼓行至永昌大理過會城巡撫蕭彥調土漢兵夾擊之亂始定事見彥傳而子龍傳不載蓋爲名臣立傳其人偶有失誤不妨散見於他人傳中而本傳不復瑣屑叙入此又善善欲長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體也

大禮之議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爲世宗世宗卽位詔議追崇所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尙書毛澄曰是可爲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却進士張璁獨疏謂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帝大喜於是速駁禮官議廷臣不得已請尊孝宗爲皇考興獻王爲本生皇考興獻帝興國太妃爲本生皇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張璁又

疏繼之并謂宜去本生之稱帝是之而廷臣伏闕哭爭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於是席書等議孝宗皇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今按諸臣之疏固各有說謂宜考孝宗者楊廷和毛澄汪俊及滿朝諸臣也廷和疏曰禮謂所後者爲父而以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師丹以爲恩義備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

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二案爲據舉朝宗之者也張璁桂萼等則謂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與預養在宮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繼統非繼嗣也統與嗣非必父死子繼也漢文帝則以弟繼宣帝則以兄孫繼何必奪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號也已而璁萼又疏言今日之禮

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而方獻夫席書等亦宗
其說皆言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也
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也陛下於孝宗
未嘗爲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
後獨忍武宗之無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
武宗之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
乖舛矣此考興獻帝之說璁萼獻夫書等之所執也究
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說然
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爲儲君者不同第以
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
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爲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

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爲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明史於毛澄等列傳既詳其援引古義之疏張璁等傳又詳載其繼統非繼嗣之疏使閱者各見其是自有折衷而於澄等傳贊謂諸臣徒見先儒成說可據而忘乎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眞屬平允至當之論可爲萬世法矣

李福達之獄

李福達之獄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問罪者至四十餘人爲嘉靖年間一大事御史馬錄巡按山西以白蓮教妖人張寅爲宏治間謀反之李福達坐以大辟武定侯

郭勛以書來爲寅囑免錄遂幷以劾勛巳奉旨福達父子處死又詰責勛勛巳伏罪矣而言者以勛由議大禮得幸共惡之遂羣起攻勛欲正其黨逆之罪勛乃力圖反噬以議禮犯衆怒爲言帝心動特命張璁桂萼方獻夫署三法司覆訊三人故與勛同以大禮得幸爲朝臣所嫉者遂盡反其獄謂寅非福達特諸臣欲借此以陷勛重罪於是觸帝怒而盡逐諸臣此張桂等之恃寵竊權庇奸報怨罪不容誅者也然是時寅福達名姓不同亦有致疑於馬錄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菴漫筆載項喬之論曰寅以白蓮致惑人自有本罪而錄指爲李福達云云是固謂寅非福達矣法傳錄亦云福達五臺人

寅係崞人張爲縣中耆姓諱牒甚明焉錄悉誣爲僞一筆抹去是亦謂寅非福達矣惟從信錄及林居漫錄則實指爲寅即福達王穉登竹墨席上談亦記福達脫罪後遊於江南蘇州寓元妙觀常州寓楊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尚書家所試奇術甚衆而惜其自投法網改名張寅幾得重禍則以爲寅即福達諸說紛紛如此作史者宜何從今試平心論之張寅被薛良首告指爲李福達此事在郭勛未敗之先馬錄即據以定獄非逆知有勛之來敗而預坐福達以謀反重罪也則寅之爲福達不待辯也及勛敗書主錄據以劾勛公侯大臣爲妖人游說其挾權撓政固已罪無可追原不必論福達之眞僞

也迫張桂欲藉此爲勛報復則不得不反此獄而以寅非福達爲詞謂朝臣欲陷勛而故坐寅以謀反重罪然後勛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於是公案盡翻至頒刻欽明大獄錄以示天下而寅非福達遂成鐵案矣修史者於此中推透當日情事故於馬錄傳旣敍明福達之改名張寅而於傳末又言寅福達姓名錯誤人亦疑之迨其孫李同復以妖術事發蹤究由來而福達之獄益信又於唐樞傳載其全疏確指寅卽福達之處歷歷有據而此獄更無疑義於是馬錄諸臣之枉張桂等之誣皆了然共見可見修史時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煥之死

袁崇煥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當時不惟崇禎帝恨其引我　朝兵脅和時有怒甚欲族誅崇煥以何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見如寵傳即舉朝之臣及京城內外無不詈其賣國者楊士聰平心而論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禍之由其所撰玉堂薈記云已巳之變當時士馬物力足以相當袁崇煥初至一戰人心稍定而袁於大璫少所結好毁言日至竟罹極刑乃京師小民亦羣以爲奸臣賣國至有啖其肉者其言語皆出自內閹云可見是時引敵脅和之說已萬口一詞士聰雖略知謗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說也直至我　朝修史時參稽太宗實錄始知此事乃我　朝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

令所獲宦官楊姓者知之陰縱使去楊監奔還大內告於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煥於市於是崇煥傳內有所據依直書其事而崇煥之冤始白使修史時不加詳考則賣國之說久已併爲一談誰復能辯其誣者於此可見明史立傳之詳慎是非功罪銖黍不淆眞可傳信千古也

周延儒之入奸臣傳

周延儒不過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傳未免稍過其始入閣未見有敗檢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謗議紛然其再出也蠲逋賦起廢籍撤中使罷內操救黃道周頗多可稱故王鴻緒明史傳稿在列傳中而今列之奸臣

者崇禎十六年我　大清兵深入畿內延儒出視師身
駐通州不敢一戰坐待我兵之蹂躪而歸一時物議沸
騰謂延儒得賄縱敵錦衣駱養性司禮監王德化密以
上聞總兵唐通又嘗面奏於是朝野內外萬口同聲無
不欲食其肉民間至演爲賣國傳奇遂傳徧天下故數
十年中延儒受人唾罵較他相爲尤甚諸臣修史尙是
延儒詬詈未息之時自不得不列之奸臣究之傳中所
載不過信用吳昌時致其招權納賄及與吳甡相軋而
已無論嚴嵩之險惡溫體仁之陰賊非延儒所能及卽
嗜進無恥之萬安傾陷善類之張璁尙覺罪浮於延儒
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惡轉爲延儒增

其身分也縱敵之說本屬無稽楊士聰之論曰縱敵者必我能爲敵所畏方肯以賄免當北兵深入所過如破竹雖禮拜求其去尚不可得及其出塞也大書邊牆曰文武官員免送當時兵力爲敵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得賄縱敵之名是何高視延儒輕視敵兵也此論載玉堂薈記可謂得當日情事而縱敵之說可不辯自明矣或云延儒因邊警先斂貲遣家人送歸中途爲人耳目家人姑大言以欺衆謂北兵所貽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語遂以爲實云亦見玉堂薈記

按雷縯祚傳延儒招權納賄凡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爲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

其幕客董廷猷又吳甡傳延儒再相馮銓力爲多延儒欲起之懼衆議乃引甡入閣將其爲銓地延儒又欲起奄黨張捷爲都御史乃爲甡所扼又傳朝佐劾延儒引用袁宏勛張道濬爲腹心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劫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衆往時糾其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既入奸臣傳而傳中却又不載蓋王鴻緒傳稿本不列延儒於奸臣中後來修史者始改編然但列之奸臣卷而傳仍未改故傳中不見其奸邪之迹也

劉基廖永忠等傳

太祖本紀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師征陳友諒戊戌克安慶壬寅次湖口敗友諒於九江克其城友諒奔武昌友諒傳亦云友諒陷安慶太祖自將征之復安慶長驅至江州友諒戰敗奔武昌廖永忠傳亦云從伐友諒至安慶破其水寨遂克安慶從攻江州造橋於船尾倒行其船橋傅於城遂克之是皆叙明先克安慶乘勝克江州走友諒也而劉基傳則云基贊太祖出師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基請徑趨江州擣友諒巢穴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是又未克安慶徑擣江州矣與本紀及友諒諸傳不合按趙德勝傳從

太祖西征破安慶水寨乘風泝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遂克江州仇成傳云廖永忠張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陸兵乘之遂克安慶蓋戊戌但克安慶水寨即從趨九江仍留成等攻安慶迨克江州而安慶亦已克復作史者不便瑣屑分别故以克安慶即係于戊戌耳又張玉傳靖難兵攻東昌與盛庸遇成祖被圍數重力戰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陣中力戰而死是玉死時成祖已潰圍出也而朱能傳云盛庸圍成祖數重張玉戰死能帥周長等力戰拔成祖出則似玉死時成祖尚在圍中賴朱能救免矣或玉戰死後成祖又被圍而能救出之乃兩事耶方孝儒傳謂成祖起兵姚

廣孝以孝儒爲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是廣孝未嘗從帝軍同至南都也而卓敬傳則云帝登極敬被執下獄帝欲活之廣孝與敬有隙謂建文若從敬言豈有今日遂殺之則似帝入都時廣孝已在側矣按廣孝傳靖難兵起並未從行及帝登極後廣孝南來出振長洲爲其姊及友詬詈之事當是帝既即位廣孝後至敬尚在獄中而一言殺之也又周忱傳土木之變議者欲焚通州糧絕寇資忱適議事在京謂不如令京軍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是此議本創自忱也而于謙傳又云謙奏郕王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羸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則又似出于謙之策蓋忱先

有此議謙以爲然故奏行之耳又王驥傳貴州苗蜂起圍平越等城時驥征麓川回勅命率師解圍驥頓兵辰沅不進御史黃鎬困守平越半載募人自間道奏於朝命總督軍務侯璡大破賊盡解諸城圍是解圍者璡也鎬傳則云保定伯梁珤合川湖兵救之圍始解則解圍又屬梁珤矣璡傳則云璡進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是解圍實田禮也蓋是時璡總督軍務珤爲將軍皆統帥驥鎬等傳但叙解圍之功則以總統爲主璡傳實叙解圍之人則不可沒田禮故於璡傳見之也天啓中汪文言初下錦衣獄鎮撫劉僑止坐文言不合牽引羣臣故少株連據魏大中傳謂黃尊素語僑勿因此起

衣冠之禍僑聽之獄詞遂無所引而魏忠賢傳則謂僑受宰相葉向高教止坐文言語向高與尊素各有此議使僑知之也惟洪鍾傳四川賊廖麻子與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鍾招撫之曹甫聽命麻子忿甫背己乃殺之是甫為廖麻子所殺也而林俊傳則云擊瀘州賊曹甫指揮李蔭以元日破其四營遂擒甫則甫係李蔭擒獲非廖麻子殺之也此不免岐說又祖大壽一人凡兩次降於我　朝據孫承宗何可綱等傳崇禎四年大壽築城大淩河為我　朝兵所圍糧盡力屈大壽與諸將欲降可綱不從大壽殺可綱遂出降是大壽於是時已降矣其後大壽仍為明守錦州至崇禎十四年為我　朝

兵所困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將救之大壽尚傳語云當逼以車營勿輕戰承疇進兵大敗被圍於松山明年二月城破承疇降三月大壽以錦州降事見邱民仰楊國柱曹變蛟等傳是大壽先於崇禎四年已降後仍爲明守錦州至十五年再降也而其先降後仍復反正固守錦州之故則無明文惟邱禾嘉傳謂四年大淩之役大壽生降請僞逃入錦誘降其城禾嘉在錦聞礮聲謂大壽已潰圍出也遣兵迎之大壽入錦未得間禾嘉尋知其納款狀乃密奏於朝而帝於大壽欲覊縻之弗罪也只此一語略見其仍守錦州之故然究不明晰他傳又不錯見其事又張國維傳崇禎十年以安慶池州太平

三府別設一巡撫以史可法任之而可法傳則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是安撫所轄較國維傳稍廣耆國維傳不過謂添設巡撫原不必詳敘其地耳惟陳奇瑜傳先已敘明遣劉明耆擊斬金翅鵰及勦永寧之役又云分兵擊斬金翅鵰一傳中似重複而楊嗣昌傳則又云嗣昌出督師金翅鵰等來降按嗣昌督師在奇瑜之後或賊中號金翅鵰者有數人如高迎祥稱闖王李自成亦稱闖王也

喬允升劉之鳳二傳

喬允升傳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

員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載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喬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劉之鳳坐議獄論絞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爲尚書改吏部去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胡任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其子庶吉士端並降云而劉之鳳傳末亦有此一段文字並一字不改此二傳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相隔只兩卷不及訂正蓋卷帙繁多纂修諸臣不暇彼此參訂故也